

# 永懷慈母恩

——意欲從戎，鄰里戚族多表反對，唯母親洞燭機先，雖不捨我離鄉背井，卻深表讚許，使我達成從軍報國願望。……

【作者速寫】吳志文先生，民國三十八年來臺，服役陸軍三十年，通過國防乙等特考，七十年轉任公職，八十二年退休，著有《思親憶往》等。



母親的慈愛，好比和煦的陽光，永遠永遠地被著兒女心，付出不求回報，白天忙到深夜。年歲愈長，思親益切；余自自知，承父母千辛萬苦的撫育，得以長成。其間受母親百般呵護，循循善誘，治病扶危，乃至從軍報國，歷歷在目。

吳母劉太君，閩字竹英，系出名門，外祖父劉尚田公，為前清太學生，家世富裕；惟母受「無才便是德」傳統之限，識字不多，卻深明禮義，聰敏賢淑。自嫁予先父署廷公，相夫教子，二十餘年。父親大去時，母親哀痛過烈，一度罹病垂危，所幸險度難關，獨撐家計，守節撫孤，且依「兄以教弟，姊以護妹」的教養方式，拉拔養育我們兄弟姊妹七人。平時操持家務，計畫開支，井然有序，對於子女，平等對待，課讀甚嚴，且在任何艱困環境中，從無半句怨言。

父親署廷公自培蘭師校畢業後，先後出任教師和鄉長，常年在外，家務全由母親打理；父親返家，亦照顧備至。

因耕種世家，雇用長工、牧童，從事農耕，母親均待之如家人。生活雖簡樸，但接待賓客必有酒菜，卻不許我們兄弟上座，非常講究禮數。

有鄰近小客棧來購零米，使用升斗極為公平，甚且將升斗上端墊高一點以多給一些，待人處事，深得鄰里稱頌。

我們兄妹偶與鄰童爭吵，母親必先訓誡我們；若遇強悍之人欺凌，也不聲張叫嚷或告知父親。敦親睦鄰、息事寧人的美德，讓同村妯娌，敬佩無後言。

我五歲那年，兩眼紅腫、發炎，刺痛不已，視力模糊。母親心急如焚，用棉花沾著口水，在眼皮上輕輕擦拭，有時用舌頭舔眼睛，再以清水漱口。因口水具有消炎解毒作用，不久，就慢慢消腫痊癒了，視力恢復。

年少時出麻疹，在左眼皮上方，長出一塊息肉，越長越大，很是難看，因當時農村缺乏醫療，無法手術切除；母親焦急至極，用幾根頭髮，纏住息肉根部，待我熟睡時，輕輕地緊縮秀髮。

幾天之後，那塊息肉居然漸漸斷裂脫落，恢復平整光滑的皮膚。母親的巧思，令人佩服！

學齡期，隨父求學於大有鄉車田江小學，每逢我生日，母親備好佳餚，囑長工到學校帶我回家中享用，呵護備至。

民國三十三年春，我自湖南省新化縣私立達人小學畢業，正待升學那年春感染傷寒，高烧不退，一度病危，賴吾母延醫，悉心照護，挽回一命。

三十七年夏，局勢動盪，我就讀於安化師專，意欲從戎，鄰里戚族多表反對，唯母親洞燭機先，雖不捨我離鄉背井，卻深表讚許，使我達成從軍報國願望。但此一別，竟成永訣。我此後的命運和今日安康境遇，皆母親所賜，深恩厚澤，永世難忘。

大陸變色，我家被劃為地主，家人遭嚴酷對待，鄰人見面，話都不敢說，幾陷絕境，靠鄰居伯叔姑孀，用布袋裝些米糧，自門縫悄悄放進我家，度過艱困生計，此皆母親待人美德和先祖餘蔭的回報。



→民國七十九年，胡母扈太夫人在河南家鄉的慈影。

即使母親最後一刻，我們兄弟四人依然在榻前不斷地呼喚。早年家境艱難，母親常耳提面命地鼓勵我們：「窮苦人家的小孩，更應勤奮向學。」我們兄弟早年卻沒能讀到大學，深感愧疚，不過我們會不斷努力、繼續奮鬥，以不辜負母親的期望。

母親劉郡，出生於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，年輕時父母雙亡，上有大姊下有四位弟弟，排行第二，沒上過學，卻深諳傳統禮教，熟悉許多臺灣諺語，作為言行準則，我們從小常聽她講述諺語的教誨，不少是孝悌忠信節義故事。

父親周慕良於民國三十八年來臺，擔任鹽警，六十年退休後，我們這群兒女尚屬年幼，便在布袋老家做起豆腐、豆腐雜生；母親陪著父親，從清晨忙到晚上方得歇息，日復一日，備極辛勞，以致後來積勞成疾。母親既不識字也認不得斤兩，卻能在新厝廟前市場擺攤，幫父親賣豆乾、豆腐、兼賣豆芽等蔬菜。……

我們最愛吃母親做的菜，尤其她做的饅頭非常好吃，雖然我們也愛吃饅頭店賣的，但最不能忘的還是母親親手做的饅頭。

母親生病初期，我們從新竹回到布袋老家，還吃得到她燒的菜，即使弟弟衛民、愛民挑嘴，母親仍樂此不疲，甚至樂在其中。臨行不忘買來魚蝦，塞給我們滿滿一袋，也塞滿了愛！直到她住進安養院多年，不能做菜、做饅頭，也不能捕魚買蝦，但只要見到我帶著她的寶貝孫子繼勳、周庭、小牛來探望，始終表現得十分安然，好讓我們放心。

深深地感謝上帝，讓母親和我們繼續相聚。那年暑假帶著三子探望母親，在她床前叮嚀孩子勿忘阿嬤恩情。回來後，次子周庭變得懂事多了，長子繼勳也懂得安慰我這爸爸不要慌，三子小牛最常和我探視阿嬤，也很貼心。

弟弟衛民的孩子冠均、俞佑；愛民的大女兒詩萍，小女兒清芳；天民的三名兒女，繼威、嘉好、小武，也都乖巧懂事，個個傳承寬厚家風，都能秉持母親勤勞樸實、刻苦耐勞的精神。

如果有來生，期待再相聚，今生蒙受母親關懷照顧，來世要好好回報。懷念天上的母親，更要獻上最深摯的謝忱：「媽媽，我們都愛您！」

第一次離家，母親為我準備棉被、床單和被褥，捆成行李捲兒，帶幾件衣物，繫成小包袱。

離家那天，父親幫我揹行李，並送我到安陽，我自已肩扛著包袱。奶奶擦著淚，弟妹頻呼再見，而母親仍是安詳堅毅地叮嚀著我，要留心這、注意那，等我聽不到叮嚀聲，回頭望母親，視線已被淚珠弄模糊了！

七十九年返鄉探親，得知父親在三十六歲那年被鬥爭至死，母親被關在後院牛欄二十七年，硬是忍住悲憤，強強地撐過來。我一見到母親，不禁跪地痛哭。

母親仍然只關心我在臺生活，往日苦楚似乎已經遠離，繼續在兒孫陪伴下，安詳地活到天年。

因耕種世家，雇用長工、牧童，從事農耕，母親均待之如家人。生活雖簡樸，但接待賓客必有酒菜，卻不許我們兄弟上座，非常講究禮數。

有鄰近小客棧來購零米，使用升斗極為公平，甚且將升斗上端墊高一點以多給一些，待人處事，深得鄰里稱頌。

我們兄妹偶與鄰童爭吵，母親必先訓誡我們；若遇強悍之人欺凌，也不聲張叫嚷或告知父親。敦親睦鄰、息事寧人的美德，讓同村妯娌，敬佩無後言。

我五歲那年，兩眼紅腫、發炎，刺痛不已，視力模糊。母親心急如焚，用棉花沾著口水，在眼皮上輕輕擦拭，有時用舌頭舔眼睛，再以清水漱口。因口水具有消炎解毒作用，不久，就慢慢消腫痊癒了，視力恢復。

年少時出麻疹，在左眼皮上方，長出一塊息肉，越長越大，很是難看，因當時農村缺乏醫療，無法手術切除；母親焦急至極，用幾根頭髮，纏住息肉根部，待我熟睡時，輕輕地緊縮秀髮。

幾天之後，那塊息肉居然漸漸斷裂脫落，恢復平整光滑的皮膚。母親的巧思，令人佩服！

學齡期，隨父求學於大有鄉車田江小學，每逢我生日，母親備好佳餚，囑長工到學校帶我回家中享用，呵護備至。

民國三十三年春，我自湖南省新化縣私立達人小學畢業，正待升學那年春感染傷寒，高烧不退，一度病危，賴吾母延醫，悉心照護，挽回一命。

三十七年夏，局勢動盪，我就讀於安化師專，意欲從戎，鄰里戚族多表反對，唯母親洞燭機先，雖不捨我離鄉背井，卻深表讚許，使我達成從軍報國願望。但此一別，竟成永訣。我此後的命運和今日安康境遇，皆母親所賜，深恩厚澤，永世難忘。

大陸變色，我家被劃為地主，家人遭嚴酷對待，鄰人見面，話都不敢說，幾陷絕境，靠鄰居伯叔姑孀，用布袋裝些米糧，自門縫悄悄放進我家，度過艱困生計，此皆母親待人美德和先祖餘蔭的回報。

即使母親最後一刻，我們兄弟四人依然在榻前不斷地呼喚。早年家境艱難，母親常耳提面命地鼓勵我們：「窮苦人家的小孩，更應勤奮向學。」我們兄弟早年卻沒能讀到大學，深感愧疚，不過我們會不斷努力、繼續奮鬥，以不辜負母親的期望。

母親劉郡，出生於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，年輕時父母雙亡，上有大姊下有四位弟弟，排行第二，沒上過學，卻深諳傳統禮教，熟悉許多臺灣諺語，作為言行準則，我們從小常聽她講述諺語的教誨，不少是孝悌忠信節義故事。

父親周慕良於民國三十八年來臺，擔任鹽警，六十年退休後，我們這群兒女尚屬年幼，便在布袋老家做起豆腐、豆腐雜生；母親陪著父親，從清晨忙到晚上方得歇息，日復一日，備極辛勞，以致後來積勞成疾。母親既不識字也認不得斤兩，卻能在新厝廟前市場擺攤，幫父親賣豆乾、豆腐、兼賣豆芽等蔬菜。……

我們最愛吃母親做的菜，尤其她做的饅頭非常好吃，雖然我們也愛吃饅頭店賣的，但最不能忘的還是母親親手做的饅頭。

母親生病初期，我們從新竹回到布袋老家，還吃得到她燒的菜，即使弟弟衛民、愛民挑嘴，母親仍樂此不疲，甚至樂在其中。臨行不忘買來魚蝦，塞給我們滿滿一袋，也塞滿了愛！直到她住進安養院多年，不能做菜、做饅頭，也不能捕魚買蝦，但只要見到我帶著她的寶貝孫子繼勳、周庭、小牛來探望，始終表現得十分安然，好讓我們放心。

深深地感謝上帝，讓母親和我們繼續相聚。那年暑假帶著三子探望母親，在她床前叮嚀孩子勿忘阿嬤恩情。回來後，次子周庭變得懂事多了，長子繼勳也懂得安慰我這爸爸不要慌，三子小牛最常和我探視阿嬤，也很貼心。

弟弟衛民的孩子冠均、俞佑；愛民的大女兒詩萍，小女兒清芳；天民的三名兒女，繼威、嘉好、小武，也都乖巧懂事，個個傳承寬厚家風，都能秉持母親勤勞樸實、刻苦耐勞的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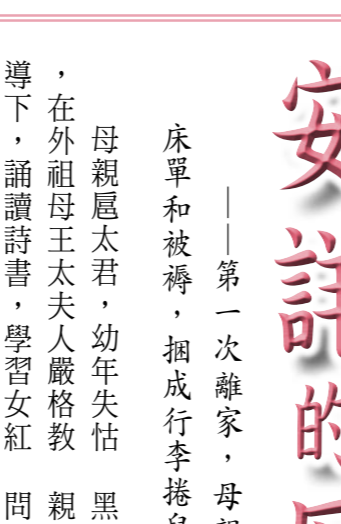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有來生，期待再相聚，今生蒙受母親關懷照顧，來世要好好回報。懷念天上的母親，更要獻上最深摯的謝忱：「媽媽，我們都愛您！」

第一次離家，母親為我準備棉被、床單和被褥，捆成行李捲兒，帶幾件衣物，繫成小包袱。

離家那天，父親幫我揹行李，並送我到安陽，我自已肩扛著包袱。奶奶擦著淚，弟妹頻呼再見，而母親仍是安詳堅毅地叮嚀著我，要留心這、注意那，等我聽不到叮嚀聲，回頭望母親，視線已被淚珠弄模糊了！

七十九年返鄉探親，得知父親在三十六歲那年被鬥爭至死，母親被關在後院牛欄二十七年，硬是忍住悲憤，強強地撐過來。我一見到母親，不禁跪地痛哭。

母親仍然只關心我在臺生活，往日苦楚似乎已經遠離，繼續在兒孫陪伴下，安詳地活到天年。



↑民國七十七年春，周親民（後排右一）和父親、母親（前排右二、三）及兄妹合影於布袋老厝前。

【作者速寫】胡升堂先生，民國三十八年來臺即入伍，四十五年自政工幹校畢業，七十八年退伍。自行撰印《烽火餘生》等。

第一次離家，母親為我準備棉被、床單和被褥，捆成行李捲兒，帶幾件衣物，繫成小包袱。

離家那天，父親幫我揹行李，並送我到安陽，我自已肩扛著包袱。奶奶擦著淚，弟妹頻呼再見，而母親仍是安詳堅毅地叮嚀著我，要留心這、注意那，等我聽不到叮嚀聲，回頭望母親，視線已被淚珠弄模糊了！

七十九年返鄉探親，得知父親在三十六歲那年被鬥爭至死，母親被關在後院牛欄二十七年，硬是忍住悲憤，強強地撐過來。我一見到母親，不禁跪地痛哭。

母親仍然只關心我在臺生活，往日苦楚似乎已經遠離，繼續在兒孫陪伴下，安詳地活到天年。

→民國五十四年間，殷勝祥在美國船公司服務時，收到老家寄來的全家福照，殷母王太君（前排右三）已滿頭白髮。



每年到母親節，就越發想念我受苦受難的母親。

幼時，獨立在山東濟南老家北面的那棵歪頭柳樹，是村莊地標，二里路外就能看到。

那年頭，家鄉教育不普及，要到十多里路之外的「白馬山鐵路扶輪小學」念書，平常寄住學校附近的姑媽家，到假日才返家。

每到星期六下午，母親就會站在柳樹下等我回家；我走到村前，遠遠望見母親，就好像在大海發現岸邊的燈塔，立刻拔腿狂奔，衝到母親身邊。到星期日下午，母親又送我到柳樹旁，然後站在樹下看著我走出村莊，直到遠離視線外，我每次回頭，都還能看到母親瘦長的身影。

母親瘦高、清秀，是村中出名的美婦人，相夫教子，是其生活重心。

我十四歲那年就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結婚，卻因看不上新娘長像，兩人常生

想到自己年輕時任性頑皮，不時為家中帶來麻煩。譬如執意挑嘴，堅持要吃麵食，若不如意，寧可挨餓，直把母親逼到牆角，最後還是母親妥協，親手煮一碗蔥花麵加蛋，屢試不爽。

北方農村以雜糧為主食，晚餐吃麵的不多，而我的母親，硬是給了我許許多多的寬容和忍耐。後來我卻流浪海外十多年，未盡點滴反哺之孝，懊悔不已。我經年在海上工作，天天和海洋相伴，瞭解海洋有多深多廣，但若與母愛比較，就覺得海洋變得那麼渺小了。

政府開放探親時，母親已離開人間一年多，未能見最後一面，只能跪在墳前呼號。秋風蕭瑟，大時代動盪，帶給千萬人痛苦，冀望悲劇莫再重演。母親節前謹虔誠獻上祝福，祈望母親在天之靈快樂，祝福天下辛勞的母親們順心。

六十七年七月，母親大去之時，我正服役於花蓮六一二補給庫，在睡夢中，突然上牙掉落一顆，依民間習俗推理，即有長輩去世，此母子連心的第六感，果然如真實情況。

每感母親生我劬勞、教我義方，但聚短離長；生時未能盡孝，歿時不能拜於廟堂之上，慈恩浩蕩，百身莫贖。

自政府開放探親，為報慈恩，於民國七十九年九月返鄉探親，特為父母和祖父父母修建墓碑，親撰「墓誌銘」。九十五年十月，母親百歲冥誕，專程返鄉，在湖南故鄉新化縣大有鄉殷家塘村，舉行隆重追思法會。至民國百年清明節，再偕妻子、兒女孫輩等，會同兄弟侄輩孫等數十人，來到墓地，獻花祭拜。

祭掃既畢，填詞一首抒感：「匆匆來到東山嶺，焚香祭拜，俯首默念。誠心上報慈母恩，黃絹雖掛墓左，難報春暉。長嘆息，又匆匆離此賦歸。青山依舊，懿德長存，只恨歌聲已息，今去空留詠懷。」

即使母親最後一刻，我們兄弟四人依然在榻前不斷地呼喚。早年家境艱難，母親常耳提面命地鼓勵我們：「窮苦人家的小孩，更應勤奮向學。」我們兄弟早年卻沒能讀到大學，深感愧疚，不過我們會不斷努力、繼續奮鬥，以不辜負母親的期望。

母親劉郡，出生於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，年輕時父母雙亡，上有大姊下有四位弟弟，排行第二，沒上過學，卻深諳傳統禮教，熟悉許多臺灣諺語，作為言行準則，我們從小常聽她講述諺語的教誨，不少是孝悌忠信節義故事。

父親周慕良於民國三十八年來臺，擔任鹽警，六十年退休後，我們這群兒女尚屬年幼，便在布袋老家做起豆腐、豆腐雜生；母親陪著父親，從清晨忙到晚上方得歇息，日復一日，備極辛勞，以致後來積勞成疾。母親既不識字也認不得斤兩，卻能在新厝廟前市場擺攤，幫父親賣豆乾、豆腐、兼賣豆芽等蔬菜。……

我們最愛吃母親做的菜，尤其她做的饅頭非常好吃，雖然我們也愛吃饅頭店賣的，但最不能忘的還是母親親手做的饅頭。

母親生病初期，我們從新竹回到布袋老家，還吃得到她燒的菜，即使弟弟衛民、愛民挑嘴，母親仍樂此不疲，甚至樂在其中。臨行不忘買來魚蝦，塞給我們滿滿一袋，也塞滿了愛！直到她住進安養院多年，不能做菜、做饅頭，也不能捕魚買蝦，但只要見到我帶著她的寶貝孫子繼勳、周庭、小牛來探望，始終表現得十分安然，好讓我們放心。

深深地感謝上帝，讓母親和我們繼續相聚。那年暑假帶著三子探望母親，在她床前叮嚀孩子勿忘阿嬤恩情。回來後，次子周庭變得懂事多了，長子繼勳也懂得安慰我這爸爸不要慌，三子小牛最常和我探視阿嬤，也很貼心。

弟弟衛民的孩子冠均、俞佑；愛民的大女兒詩萍，小女兒清芳；天民的三名兒女，繼威、嘉好、小武，也都乖巧懂事，個個傳承寬厚家風，都能秉持母親勤勞樸實、刻苦耐勞的精神。

如果有來生，期待再相聚，今生蒙受母親關懷照顧，來世要好好回報。懷念天上的母親，更要獻上最深摯的謝忱：「媽媽，我們都愛您！」

第一次離家，母親為我準備棉被、床單和被褥，捆成行李捲兒，帶幾件衣物，繫成小包袱。

離家那天，父親幫我揹行李，並送我到安陽，我自已肩扛著包袱。奶奶擦著淚，弟妹頻呼再見，而母親仍是安詳堅毅地叮嚀著我，要留心這、注意那，等我聽不到叮嚀聲，回頭望母親，視線已被淚珠弄模糊了！

七十九年返鄉探親，得知父親在三十六歲那年被鬥爭至死，母親被關在後院牛欄二十七年，硬是忍住悲憤，強強地撐過來。我一見到母親，不禁跪地痛哭。

母親仍然只關心我在臺生活，往日苦楚似乎已經遠離，繼續在兒孫陪伴下，安詳地活到天年。

即使母親最後一刻，我們兄弟四人依然在榻前不斷地呼喚。早年家境艱難，母親常耳提面命地鼓勵我們：「窮苦人家的小孩，更應勤奮向學。」我們兄弟早年卻沒能讀到大學，深感愧疚，不過我們會不斷努力、繼續奮鬥，以不辜負母親的期望。

母親劉郡，出生於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，年輕時父母雙亡，上有大姊下有四位弟弟，排行第二，沒上過學，卻深諳傳統禮教，熟悉許多臺灣諺語，作為言行準則，我們從小常聽她講述諺語的教誨，不少是孝悌忠信節義故事。

父親周慕良於民國三十八年來臺，擔任鹽警，六十年退休後，我們這群兒女尚屬年幼，便在布袋老家做起豆腐、豆腐雜生；母親陪著父親，從清晨忙到晚上方得歇息，日復一日，備極辛勞，以致後來積勞成疾。母親既不識字也認不得斤兩，卻能在新厝廟前市場擺攤，幫父親賣豆乾、豆腐、兼賣豆芽等蔬菜。……

我們最愛吃母親做的菜，尤其她做的饅頭非常好吃，雖然我們也愛吃饅頭店賣的，但最不能忘的還是母親親手做的饅頭。

母親生病初期，我們從新竹回到布袋老家，還吃得到她燒的菜，即使弟弟衛民、愛民挑嘴，母親仍樂此不疲，甚至樂在其中。臨行不忘買來魚蝦，塞給我們滿滿一袋，也塞滿了愛！直到她住進安養院多年，不能做菜、做饅頭，也不能捕魚買蝦，但只要見到我帶著她的寶貝孫子繼勳、周庭、小牛來探望，始終表現得十分安然，好讓我們放心。

深深地感謝上帝，讓母親和我們繼續相聚。那年暑假帶著三子探望母親，在她床前叮嚀孩子勿忘阿嬤恩情。回來後，次子周庭變得懂事多了，長子繼勳也懂得安慰我這爸爸不要慌，三子小牛最常和我探視阿嬤，也很貼心。

弟弟衛民的孩子冠均、俞佑；愛民的大女兒詩萍，小女兒清芳；天民的三名兒女，繼威、嘉好、小武，也都乖巧懂事，個個傳承寬厚家風，都能秉持母親勤勞樸實、刻苦耐勞的精神。

如果有來生，期待再相聚，今生蒙受母親關懷照顧，來世要好好回報。懷念天上的母親，更要獻上最深摯的謝忱：「媽媽，我們都愛您！」

第一次離家，母親為我準備棉被、床單和被褥，捆成行李捲兒，帶幾件衣物，繫成小包袱。

離家那天，父親幫我揹行李，並送我到安陽，我自已肩扛著包袱。奶奶擦著淚，弟妹頻呼再見，而母親仍是安詳堅毅地叮嚀著我，要留心這、注意那，等我聽不到叮嚀聲，回頭望母親，視線已被淚珠弄模糊了！

七十九年返鄉探親，得知父親在三十六歲那年被鬥爭至死，母親被關在後院牛欄二十七年，硬是忍住悲憤，強強地撐過來。我一見到母親，不禁跪地痛哭。

母親仍然只關心我在臺生活，往日苦楚似乎已經遠離，繼續在兒孫陪伴下，安詳地活到天年。

即使母親最後一刻，我們兄弟四人依然在榻前不斷地呼喚。早年家境艱難，母親常耳提面命地鼓勵我們：「窮苦人家的小孩，更應勤奮向學。」我們兄弟早年卻沒能讀到大學，深感愧疚，不過我們會不斷努力、繼續奮鬥，以不辜負母親的期望。

母親劉郡，出生於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，年輕時父母雙亡，上有大姊下有四位弟弟，排行第二，沒上過學，卻深諳傳統禮教，熟悉許多臺灣諺語，作為言行準則，我們從小常聽她講述諺語的教誨，不少是孝悌忠信節義故事。

父親周慕良於民國三十八年來臺，擔任鹽警，六十年退休後，我們這群兒女尚屬年幼，便在布袋老家做起豆腐、豆腐雜生；母親陪著父親，從清晨忙到晚上方得歇息，日復一日，備極辛勞，以致後來積勞成疾。母親既不識字也認不得斤兩，卻能在新厝廟前市場擺攤，幫父親賣豆乾、豆腐、兼賣豆芽等蔬菜。……

我們最愛吃母親做的菜，尤其她做的饅頭非常好吃，雖然我們也愛吃饅頭店賣的，但最不能忘的還是母親親手做的饅頭。

母親生病初期，我們從新竹回到布袋老家，還吃得到她燒的菜，即使弟弟衛民、愛民挑嘴，母親仍樂此不疲，甚至樂在其中。臨行不忘買來魚蝦，塞給我們滿滿一袋，也塞滿了愛！直到她住進安養院多年，不能做菜、做饅頭，也不能捕魚買蝦，但只要見到我帶著她的寶貝孫子繼勳、周庭、小牛來探望，始終表現得十分安然，好讓我們放心。

深深地感謝上帝，讓母親和我們繼續相聚。那年暑假帶著三子探望母親，在她床前叮嚀孩子勿忘阿嬤恩情。回來後，次子周庭變得懂事多了，長子繼勳也懂得安慰我這爸爸不要慌，三子小牛最常和我探視阿嬤，也很貼心。

弟弟衛民的孩子冠均、俞佑；愛民的大女兒詩萍，小女兒清芳；天民的三名兒女，繼威、嘉好、小武，也都乖巧懂事，個個傳承寬厚家風，都能秉持母親勤勞樸實、刻苦耐勞的精神。

如果有來生，期待再相聚，今生蒙受母親關懷照顧，來世要好好回報。懷念天上的母親，更要獻上最深摯的謝忱：「媽媽，我們都愛您！」

# 柳樹下瘦清影

——母親瘦高、清秀，是村中出名的美婦人，相夫教子，是其生活重心。……

每年到母親節，就越發想念我受苦受難的母親。

幼時，獨立在山東濟南老家北面的那棵歪頭柳樹，是村莊地標，二里路外就能看到。

那年頭，家鄉教育不普及，要到十多里路之外的「白馬山鐵路扶輪小學」念書，平常寄住學校附近的姑媽家，到假日才返家。

每到星期六下午，母親就會站在柳樹下等我回家；我走到村前，遠遠望見母親，就好像在大海發現岸邊的燈塔，立刻拔腿狂奔，衝到母親身邊。到星期日下午，母親又送我到柳樹旁，然後站在樹下看著我走出村莊，直到遠離視線外，我每次回頭，都還能看到母親瘦長的身影。

母親瘦高、清秀，是村中出名的美婦人，相夫教子，是其生活重心。

我十四歲那年就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結婚，卻因看不上新娘長像，兩人常生

想到自己年輕時任性頑皮，不時為家中帶來麻煩。譬如執意挑嘴，堅持要吃麵食，若不如意，寧可挨餓，直把母親逼到牆角，最後還是母親妥協，親手煮一碗蔥花麵加蛋，屢試不爽。

北方農村以雜糧為主食，晚餐吃麵的不多，而我的母親，硬是給了我許許多多的寬容和忍耐。後來我卻流浪海外十多年，未盡點滴反哺之孝，懊悔不已。我經年在海上工作，天天和海洋相伴，瞭解海洋有多深多廣，但若與母愛比較，就覺得海洋變得那麼渺小了。

政府開放探親時，母親已離開人間一年多，未能見最後一面，只能跪在墳前呼號。秋風蕭瑟，大時代動盪，帶給千萬人痛苦，冀望悲劇莫再重演。母親節前謹虔誠獻上祝福，祈望母親在天之靈快樂，祝福天下辛勞的母親們順心。

六十七年七月，母親大去之時，我正服役於花蓮六一二補給庫，在睡夢中，突然上牙掉落一顆，依民間習俗推理，即有長輩去世，此母子連心的第六感，果然如真實情況。

每感母親生我劬勞、教我義方，但聚短離長；生時未能盡孝，歿時不能拜於廟堂之上，慈恩浩蕩，百身莫贖。

自政府開放探親，為報慈恩，於民國七十九年九月返鄉探親，特為父母和祖父父母修建墓碑，親撰「墓誌銘」。九十五年十月，母親百歲冥誕，專程返鄉，在湖南故鄉新化縣大有鄉殷家塘村，舉行隆重追思法會。至民國百年清明節，再偕妻子、兒女孫輩等，會同兄弟侄輩孫等數十人，來到墓地，獻花祭拜。

祭掃既畢，填詞一首抒感：「匆匆來到東山嶺，焚香祭拜，俯首默念。誠心上報慈母恩，黃絹雖掛墓左，難報春暉。長嘆息，又匆匆離此賦歸。青山依舊，懿德長存，只恨歌聲已息，今去空留詠懷。」

即使母親最後一刻，我們兄弟四人依然在榻前不斷地呼喚。早年家境艱難，母親常耳提面命地鼓勵我們：「窮苦人家的小孩，更應勤奮向學。」我們兄弟早年卻沒能讀到大學，深感愧疚，不過我們會不斷努力、繼續奮鬥，以不辜負母親的期望。

母親劉郡，出生於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，年輕時父母雙亡，上有大姊下有四位弟弟，排行第二，沒上過學，卻深諳傳統禮教，熟悉許多臺灣諺語，作為言行準則，我們從小常聽她講述諺語的教誨，不少是孝悌忠信節義故事。

父親周慕良於民國三十八年來臺，擔任鹽警，六十年退休後，我們這群兒女尚屬年幼，便在布袋老家做起豆腐、豆腐雜生；母親陪著父親，從清晨忙到晚上方得歇息，日復一日，備極辛勞，以致後來積勞成疾。母親既不識字也認不得斤兩，卻能在新厝廟前市場擺攤，幫父親賣豆乾、豆腐、兼賣豆芽等蔬菜。……

我們最愛吃母親做的菜，尤其她做的饅頭非常好吃，雖然我們也愛吃饅頭店賣的，但最不能忘的還是母親親手做的饅頭。

母親生病初期，我們從新竹回到布袋老家，還吃得到她燒的菜，即使弟弟衛民、愛民挑嘴，母親仍樂此不疲，甚至樂在其中。臨行不忘買來魚蝦，塞給我們滿滿一袋，也塞滿了愛！直到她住進安養院多年，不能做菜、做饅頭，也不能捕魚買蝦，但只要見到我帶著她的寶貝孫子繼勳、周庭、小牛來探望，始終表現得十分安然，好讓我們放心。

深深地感謝上帝，讓母親和我們繼續相聚。那年暑假帶著三子探望母親，在她床前叮嚀孩子勿忘阿嬤恩情。回來後，次子周庭變得懂事多了，長子繼勳也懂得安慰我這爸爸不要慌，三子小牛最常和我探視阿嬤，也很貼心。

弟弟衛民的孩子冠均、俞佑；愛民的大女兒詩萍，小女兒清芳；天民的三名兒女，繼威、嘉好、小武，也都乖巧懂事，個個傳承寬厚家風，都能秉持母親勤勞樸實、刻苦耐勞的精神。

如果有來生，期待再相聚，今生蒙受母親關懷照顧，來世要好好回報。懷念天上的母親，更要獻上最深摯的謝忱：「媽媽，我們都愛您！」

第一次離家，母親為我準備棉被、床單和被褥，捆成行李捲兒，帶幾件衣物，繫成小包袱。

離家那天，父親幫我揹行李，並送我到安陽，我自已肩扛著包袱。奶奶擦著淚，弟妹頻呼再見，而母親仍是安詳堅毅地叮嚀著我，要留心這、注意那，等我聽不到叮嚀聲，回頭望母親，視線已被淚珠弄模糊了！

七十九年返鄉探親，得知父親在三十六歲那年被鬥爭至死，母親被關在後院牛欄二十七年，硬是忍住悲憤，強強地撐過來。我一見到母親，不禁跪地痛哭。

母親仍然只關心我在臺生活，往日苦楚似乎已經遠離，繼續在兒孫陪伴下，安詳地活到天年。

即使母親最後一刻，我們兄弟四人依然在榻前不斷地呼喚。早年家境艱難，母親常耳提面命地鼓勵我們：「窮苦人家的小孩，更應勤奮向學。」我們兄弟早年卻沒能讀到大學，深感愧疚，不過我們會不斷努力、繼續奮鬥，以不辜負母親的期望。

母親劉郡，出生於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，年輕時父母雙亡，上有大姊下有四位弟弟，排行第二，沒上過學，卻深諳傳統禮教，熟悉許多臺灣諺語，作為言行準則，我們從小常聽她講述諺語的教誨，不少是孝悌忠信節義故事。

父親周慕良於民國三十八年來臺，擔任鹽警，六十年退休後，我們這群兒女尚屬年幼，便在布袋老家做起豆腐、豆腐雜生；母親陪著父親，從清晨忙到晚上方得歇息，日復一日，備極辛勞，以致後來積勞成疾。母親既不識字也認不得斤兩，卻能在新厝廟前市場擺攤，幫父親賣豆乾、豆腐、兼賣豆芽等蔬菜。……

我們最愛吃母親做的菜，尤其她做的饅頭非常好吃，雖然我們也愛吃饅頭店賣的，但最不能忘的還是母親親手做的饅頭。

母親生病初期，我們從新竹回到布袋老家，還吃得到她燒的菜，即使弟弟衛民、愛民挑嘴，母親仍樂此不疲，甚至樂在其中。臨行不忘買來魚蝦，塞給我們滿滿一袋，也塞滿了愛！直到她住進安養院多年，不能做菜、做饅頭，也不能捕魚買蝦，但只要見到我帶著她的寶貝孫子繼勳、周庭、小牛來探望，始終表現得十分安然，好讓我們放心。

深深地感謝上帝，讓母親和我們繼續相聚。那年暑假帶著三子探望母親，在她床前叮嚀孩子勿忘阿嬤恩情。回來後，次子周庭變得懂事多了，長子繼勳也懂得安慰我這爸爸不要慌，三子小牛最常和我探視阿嬤，也很貼心。

弟弟衛民的孩子冠均、俞佑；愛民的大女兒詩萍，小女兒清芳；天民的三名兒女，繼威、嘉好、小武，也都乖巧懂事，個個傳承寬厚家風，都能秉持母親勤勞樸實、刻苦耐勞的精神。

如果有來生，期待再相聚，今生蒙受母親關懷照顧，來世要好好回報。懷念天上的母親，更要獻上最深摯的謝忱：「媽媽，我們都愛您！」

第一次離家，母親為我準備棉被、床單和被褥，捆成行李捲兒，帶幾件衣物，繫成小包袱。

離家那天，父親幫我揹行李，並送我到安陽，我自已肩扛著包袱。奶奶擦著淚，弟妹頻呼再見，而母親仍是安詳堅毅地叮嚀著我，要留心這、注意那，等我聽不到叮嚀聲，回頭望母親，視線已被淚珠弄模糊了！

七十九年返鄉探親，得知父親在三十六歲那年被鬥爭至死，母親被關在後院牛欄二十七年，硬是忍住悲憤，強強地撐過來。我一見到母親，不禁跪地痛哭。

母親仍然只關心我在臺生活，往日苦楚似乎已經遠離，繼續在兒孫陪伴下，安詳地活到天年。

即使母親最後一刻，我們兄弟四人依然在榻前不斷地呼喚。早年家境艱難，母親常耳提面命地鼓勵我們：「窮苦人家的小孩，更應勤奮向學。」我們兄弟早年卻沒能讀到大學，深感愧疚，不過我們會不斷努力、繼續奮鬥，以不辜負母親的期望。

母親劉郡，出生於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，年輕時父母雙亡，上有大姊下有四位弟弟，排行第二，沒上過學，卻深諳傳統禮教，熟悉許多臺灣諺語，作為言行準則，我們從小常聽她講述諺語的教誨，不少是孝悌忠信節義故事。

父親周慕良於民國三十八年來臺，擔任鹽警，六十年退休後，我們這群兒女尚屬年幼，便在布袋老家做起豆腐、豆腐雜生；母親陪著父親，從清晨忙到晚上方得歇息，日復一日，備極辛勞，以致後來積勞成疾。母親既不識字也認不得斤兩，卻能在新厝廟前市場擺攤，幫父親賣豆乾、豆腐、兼賣豆芽等蔬菜。……

我們最愛吃母親做的菜，尤其她做的饅頭非常好吃，雖然我們也愛吃饅頭店賣的，但最不能忘的還是母親親手做的饅頭。

母親生病初期，我們從新竹回到布袋老家，還吃得到她燒的菜，即使弟弟衛民、愛民挑嘴，母親仍樂此不疲，甚至樂在其中。臨行不忘買來魚蝦，塞給我們滿滿一袋，也塞滿了愛！直到她住進安養院多年，不能做菜、做饅頭，也不能捕魚買蝦，但只要見到我帶著她的寶貝孫子繼勳、周庭、小牛來探望，始終表現得十分安然，好讓我們放心。

深深地感謝上帝，讓母親和我們繼續相聚。那年暑假帶著三子探望母親，在她床前叮嚀孩子勿忘阿嬤恩情。回來後，次子周庭變得懂事多了，長子繼勳也懂得安慰我這爸爸不要慌，三子小牛最常和我探視阿嬤，也很貼心。

弟弟衛民的孩子冠均、俞佑；愛民的大女兒詩萍，小女兒清芳；天民的三名兒女，繼威、嘉好、小武，也都乖巧懂事，個個傳承寬厚家風，都能秉持母親勤勞樸實、刻苦耐勞的精神。

如果有來生，期待再相聚，今生蒙受母親關懷照顧，來世要好好回報。懷念天上的母親，更要獻上最深摯的謝忱：「媽媽，我們都愛您！」

【作者速寫】殷勝祥先生，民國三十八年隨軍來臺，三十九年入伍，服役陸軍十二年退伍後，先後任職台電、商船、企業，至九十七年退休。



↑民國七十六年政府開放探親，殷勝祥偕妻鄭碧珠（前排右一、二）返鄉在父母墳前跪拜。

# 慈澤傳家

——母親既不識字也認不得斤兩，卻可以在新厝廟前市場擺攤，幫父親賣豆乾、豆腐，兼賣豆芽等蔬菜。……

即使母親最後一刻，我們兄弟四人依然在榻前不斷地呼喚。早年家境艱難，母親常耳提面命地鼓勵我們：「窮苦人家的小孩，更應勤奮向學。」我們兄弟早年卻沒能讀到大學，深感愧疚，不過我們會不斷努力、繼續奮鬥，以不辜負母親的期望。

母親劉郡，出生於嘉義縣東石鄉洲仔村，年輕時父母雙亡，上有大姊下有四位弟弟，排行第二，沒上過學，卻深諳傳統禮教，熟悉許多臺灣諺語，作為言行準則，我們從小常聽她講述諺語的教誨，不少是孝悌忠信節義故事。

父親周慕良於民國三十八年來臺，擔任鹽警，六十年退休後，我們這群兒女尚屬年幼，便在布袋老家做起豆腐、豆腐雜生；母親陪著父親，從清晨忙到晚上方得歇息，日復一日，備極辛勞，以致後來積勞成疾。母親既不識字也認不得斤兩，卻能在新厝廟前市場擺攤，幫父親賣豆乾、豆腐、兼賣豆芽等蔬菜。……

我們最愛吃母親做的菜，尤其她做的饅頭非常好吃，雖然我們也愛吃饅頭店賣的，但最不能忘的還是母親親手做的饅頭。

母親生病初期，我們從新竹回到布袋老家，還吃得到她燒的菜，即使弟弟衛民、愛民挑嘴，母親仍樂此不疲，甚至樂在其中。臨行不忘買來魚蝦，塞給我們滿滿一袋，也塞滿了愛！直到她住進安養院多年，不能做菜、做饅頭，也不能捕魚買蝦，但只要見到我帶著她的寶貝孫子繼勳、周庭、小牛來探望，始終表現得十分安然，好讓我們放心。

深深地感謝上帝，讓母親和我們繼續相聚。那年暑假帶著三子探望母親，在她床前叮嚀孩子勿忘阿嬤恩情。回來後，次子周庭變得懂事多了，長子繼勳也懂得安慰我這爸爸不要慌，三子小牛最常和我探視阿嬤，也很貼心。

弟弟衛民的孩子冠均、俞佑；愛民的大女兒詩萍，小女兒清芳；天民的三名兒女，繼威、嘉好、小武，也都乖巧懂事，個個傳承寬厚家風，都能秉持母親勤勞樸實、刻苦耐勞的精神。

如果有來生，期待再相聚，今生蒙受母親關懷照顧，來世要好好回報。懷念天上的母親，更要獻上最深摯的謝忱：「媽媽，我們都愛您！」



↑民國七十七年春，周親民（後排右一）和父親、母親（前排右二、三）及兄妹合影於布袋老厝前。

第一次離家，母親為我準備棉被、床單和被褥，捆成行李捲兒，帶幾件衣物，繫成小包袱。

離家那天，父親幫我揹行李，並送我到安陽，我自已肩扛著包袱。奶奶擦著淚，弟妹頻呼再見，而母親仍是安詳堅